文房肆考圖說

文房肆攷圖說

目錄　　練水唐秉鈞衡銓氏纂

卷之七

人參攷

文房肆攷圖說

古婁姊丈馮孝壽愚亭同叅

練水　唐秉鈞衡銓纂

家先生桐園公閱

冢宰地山曹大人鑒定

弟　秉鉞

甥　馮以炳

姪　國漢超亭　仝校

子　鐸振

第七卷

人參攷

參當辨識防害

人參價貴。我等士人。寒素者多。澹泊自甘。寧以人參爲常食之物。然或有時進以奉親。有時自需調攝。或入場科舉。携備不時。事所必有。物非常用。偶見難分玉石。向有以短接長者。謂之接貨。以小併大者。謂之合貨。必先用水潮過。原汁已出。又用粉膠粘紥。蒸烘做成。其力薄而易變。固不待言。又有薄夫以參湯泡自啜。乃晾乾烘燥。做色復售。謂之湯參。究不失爲真參。而無大碍。邇年價日昂貴。漸致以僞雜售。若不辨

識真贋。不第被欺詐財。且恐貽害非細。故特攷人參之地道出山之早晚貨市之時候。形色之高下。霉蛀之收拾。及市肆之多立名稱以眩惑人目。畧列於後。

所產今昔異地

人參、前明曉。心州、高麗、邢、鄭、百濟、潭州、箕州、并州、幽州、媯州、易州、平州、並產參。而上黨山谷出者為最上黨即今潞州也。太行紫團山所出者。為紫團參。紫色稍扁。百濟參白堅且圓。名曰條參。俗名羊角參。高麗參近紫體虛。新羅參亞黃味薄。肖人形者神。類雞腿

者力大。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今屬朝鮮。其參有子。十月下種。如種菜法。春生苗。多於深山背陰處。初生小者。三四寸。一椏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椏。未有花莖。十年後生三椏。年深者四椏。椏葉各五。中心生一莖。俗名百尺杵。三四月有花。細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如大豆。七八枚。生青熟紅。自落。秋冬采者堅實。春夏采者虛軟。　本朝獨重遼參。以人參乃神草。於王氣鍾靈之處生者。味勝力洪故也。

鳳皇城

鳳皇城貨雖地道所出不一。大暑早出。白秀體鬆而瘦長者。皆名曰鳳皇城土人採取出山甚早。五六月即可摠采九十月賈人便至蘇城開價矣故其質不堅。皆由未經霜雪。行根未久。就貨糙多斃少。此種低貨惟行銷於洋廣江西。一過次年春風透𣋡。斃則變糙糙則更變癟皺不堪矣。

船廠

去鳳皇城三四千里。名曰船廠其地多巨木。屋宇道路橋梁。皆巨木所建。相傳係開海禁時。曾於是地造

洋船出洋。故名船廠。其處二百里內外所產。較鳳皇城稍堅實。且紅潤可觀。但其中空鬆者確不少。土人并以鉛條等揷內以圖利。大約六七月采取出山。冬初亦至蘇矣。鉛條之白。蓋土人採參者。不過藏𥫱於槖以充食。鉛壺貯酒以供飲。酒盡。即剪壺作條以揷參耳。其貨稍遜臺貨。其價市。嘗並驅

臺貨

臺貨者。寧古臺所出之貨也。地處極北。去船廠五千餘里。地極厚。天極寒。深秋之時。霜雪即已載道。揔在

八九月採。歲終方至蘇城。其體質皆由地土既厚。出山又甚遲晚。所以堅實圓湛。疵多糙少。即或間有糙皮。而內必紅結。并無藏鉛之弊。夫鳳厥埜三處。比蓋搃羅大地之名而言。其各有所屬一隅。如老城新城等處地道甚雜。稱名甚多。難以盡舉。產莫悉別。必須濕質品題。難以懸擬。大要以色光體圓質熟內湛四項兼者為上耳

蘇行分等

經商至蘇。在行發店。其行規店規不同。凡客貨到行

時。主將客貨分作三等。揀堅結紅大。熟多糙少者名統貨。其色次紅。濇皺糙多。熟少者名拗色。又次色浮白微紅。質薄肉少者。加入條參者名曰泡丁。

蘇行秤兌

行秤輕店秤。以貨二十四兩二錢四分作一斤。以行秤行貨一百換。合作店平店價六十換。故交行貿易。每兩作九七折。作大秤算。

店家名色

參至店家。必逐一細揀。分等次第以定價值。各自多

立名色。取五六十名以眩人。移步换形。難以執論。𢠵在自己眼力辨别。其曰族頂熟紅潤圓綻全乎是肉。每枝重一錢至四五錢者。參之最紅㷕者。不拘大小。塘西所行。故最髙熟。參謂之塘西貨。揚州之行㷕參反次塘西。

統頂細紅皮肉。圓湛六七分至八九分。一錢者。

二頂細紅皮肉。或色滞。稍軟頂㷕身瘦怯六七八分者。

次頂細紅皮肉。稍瘸皺。或色滞。或瘦長。或武相。五六

七分者。
大揀熟細紅皮肉。圓湛短壯。四五分。
中揀熟細紅皮肉。或色滯身長。三四五分者。
中熟細紅皮肉。圓湛二三分成枝者。
小熟細紅皮肉。一分四五厘至二分以外者。
條小熟細紅皮肉。身長圓瘦。有頭尾。一分以外者。
短中細紅圓湛。成枝。一分上下者。
大脩尖細紅皮肉。不成枝數。皆大貨枝稍脩下。二三
四厘。而如戳梗粗細者。其力甚薄。祇可生津止渴。調

理常病或係蘆頭上横生者其性横行指臂無力者宜之

二修尖比大修尖稍細形則同

太參細紅短小自成枝數比短中更小或淺三四厘至一分外者然其短緊堅實其力不下大參

頂條細紅皮肉身細長無頭尾七八厘至一分外者

大條細紅皮肉細長五六厘至一分者

短條細紅若大條斷者不成厘頭

短丁細紅如蜂蝶足粗細者俗名螞蜢腿是也

中條細紅。長短不盈寸。如蜂蝶小足細者。

光頂熟光潤色明。如粉粧成。頭尾渺無粗皮。短圓文靜。單枝挺湛。或有旁枝而不歧。六七分至一錢者。

光二頂光細圓湛。或稍長武。四五六分成枝。較頂熟少減一等。

光揀熟光圓紅湛而文。三四分成枝。較二頂又小一等。

光中熟較光揀又小一等。二三分成枝者。體色亦如之。

光小熟一二分成枝者較中熟又下一等。

光大條光圓而長瘦。無頭尾。一分外者。

光小條光圓而長一分內者

頂熏皮形體如頂熟。而有細白皮紅肉者輕重同之。

大熏皮形體如次二頂而有細白皮紅肉者輕重亦同之。

中熏皮形體如中揀而瘦長有細白皮紅肉者輕重同中揀中熟

小熏皮形體如小熟而長短不分有細白皮紅肉者。

輕重同中小欵

頂糙形類熏皮而粗。白皮。頭內亦白肉。不實。稍頭露紅而體大質輕。

揀糙形類大熏。而粗。白皮者。質亦輕

次糙形類中熏而色滯瘠長者。

小糙形類小熏而粗皮者如魚。紅即名曰小紅糙體質揔輕。

紹糙形類熏。皮。不拘大小。粗紅皮而有肉者。紹興去路故名曰紹糙。熏皮亦有紹熏。即熏皮之皮紅細結

者。不拘大小。去路同。

鳳參質大如頂楝中熟而細白糯皮。稍頭有紅暈。而中如敗絮者。東洋必需

鑲鳳質輕大小如鳳參。細白皮。不糯微有鐵線紋者。亦洋去

白梘質益輕。皮泡。色黃白不一。形大如頂熟。

鳳稍質如鳳參。而細長如條。小形者稍有紅暈。可接入鑲鳳。以充鳳參。

片料質輕中而有肉。粽皮色粗細黃白不一。浙人倫

以潮透切片貿易。頗似熟參。奸商那儈往往鑲節貼人。然尚勝於僞者。

糙條。皮糙皺而細長。如項條者。

泡頭。皮色不拘黃白黑。質輕重如白棍。商人偷以斬接入混糙。

泡條。形如中條而泡白者。

鬚條。細紅如柴心者。

淨鬚。紅潤細如髮

參蘆。乃參之蘆頭。發苗之處也。色多白。每以體鬆糙

貨。亦以雜之。
空。紅細紅皮而色嬌。中空而熟者。不拘大小。
白熟。細糯而白皮嬌嫩中空。若兼皮者。不拘大小。
種。底乃是零星渣末。惡劣不堪之物。俱入其中。貨中
之至底至賤者也。都中稱為雜末。間有落存大段於
內。若到蘇城。一經市商之手。大者好者。俱已揀去矣。

大參遞年頗少庫貨遞年不蛀

人參年貴一年。日低一日。此皆採取之勤。不俟其年
久滋養長大耳。昔之庫貨。因貯庫年遠。及至發出。故

有蟲蛀。近年

皇上聖明鑒惜臣民氣體孱弱。生齒日繁。需參日衆。隨收隨發。賜臣工而散天下。故庫貯與客貨一樣新鮮。

收藏參法

人參易於蛀蚛。頻見風日則蠹生矣。惟用盛過麻油磁罐。泡淨焙乾。與華陰細辛。相間納盛於中。密封經年不壞。一法用淋過竈灰曬乾。罐收亦可。今蘇州店家。先熟參皆包貯茶葉之中。此法最便。

防霉時候

人參變色。最怕黃梅時節。桂花黃候。大暑不使其傷熱。溼雨不使其受濕。濕則烘之。熱則風涼之。不時啟看。勿使蟲蛀。光熟參至夏月。每遍身白點。謂之起霉。當以軟布。用新涼水擰濕揩去。無礙。蓋經焙其色易老。再焙色皆黑紫矣。

同名參類

太子參。參雖細。却短緊堅實。其力不下大參。

珠參。苦而微甘。宜於治火。味厚體重。形如芡實。

防風黨參。根有獅子盤頭者眞。硬紋者僞。

黨參今肆中所賣者。種類甚多。無所攷據。皆不敢用。惟白黨之味雖甘甚淡。功力之不及防黨可知。

粉沙參。出於江浙。去皮淨。煮極熟。陰乾。即名紅黨。

西洋參。形似白泡糙參。煎之不香。啜之苦多。宜於治火。

北沙參。色白。形如戥梗。鮮時折之。多白汁。故俚人呼為羊婆奶。秋采者白而實。春采者微黃而虛。小人亦每檠蒸壓實以亂人參。花如鈴鐸。故稱鈴兒草。

南沙參形稍瘦小而短。色稍黃。功同北參力遜。近有一種味帶辣者不可用。

空沙參即薺苨。又名甜桔梗。

形似於參

偽造者。或以形似於參之物。造作亂之。如防風沙參薺苨桔梗之類是也。江浙閩出一種土人參。苗葉與桔梗相似。根亦如桔梗而柔。氣香。味甘美。較參稍淡。亦薺苨也。又有野蘿蔔根。宛然是人參。以山梔甘草等。次第煮味於中。一時殊難辯別。惟色澤不甚光亮。

煎之湯無香味澀不肯爛惟脹胖耳

真偽攢疊

參日價貴。奸惡之徒。巧於網利。恐以全假之貨求售。被人覰破。反羅罷焉。或以糙接欵。或以假鑲真。或用竪相雜以攢輳。或用層相間以節疊。做成枝椏一色。宛如無縫天衣。一時眩惑人目。難以識別。名曰金鑲玉嵌。必須細心審察。庶不受欺也。

諸參總說

人參、黨參、土人參、洋參、薺苨、桔梗、皆相似。人參體實

有心而味甘。微帶苦，自有餘味。煎之易爛而渣少。防黨體實而味甘。土人參體實有心而味甘淡。洋參雖似遼參，而氣味不香。沙參體虛無心而味淡。薺苨體虛無心而味甘。桔梗體堅有心而味苦。

補益似參

青藜餘照載太史董育萬宏偶談：四川產夏艸冬蟲，根如蠶形，有毛能動，夏月其頂生苗，長數寸，至冬苗槁，但存其根，嚴寒積雪中，往往行於地上。京師藥鋪近亦有之。彼尚康熙時也，邇年蘇郡漸有。但古來本

艸及艸木諸典故。從未之及。未詳性味。近出吳遵程從新有此品。言保肺益腎。不道從何攷據。余仍疑之。未敢輕嘗。以意察之。其不畏寒而行雪中。則其氣陽性溫可知。應奎書院山長孔老師諱繼元號裕堂。係先聖裔。桐鄉烏鎮人。誠正君子也。述伊弟患怯。汗大泄。雖盛暑。處密室帳中。猶畏風甚。病三年。醫藥不效。症在不起。適戚自川解組歸。遺以夏草冬蟲。三斤。遂日和葷蔬作肴燉食。漸至全愈。因信此物之保肺氣。實腠理。確有徵驗。嗣後用之俱奏效。因信此品功用。

不下人參。故附誌之。

阿膠性下

家先生桐園公著禹貢圖書指掌。釣讀至導水。知濟水三伏而四見。既伏而見。東出於濟源縣東阿。亦濟水所經。故取井水。以煑驢皮。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取濟水性趨下清。故以治淤濁上逆之疾。今醫方不得此意。而用以治崩、帶、胎動、腸風、血淋、等症。忍失之矣。故亦附識之。

竹莊文獻攷

陳鷗汀竹暎山莊額題跋

庚寅夏。得晤桐園先生於維揚官廨。修竹碧梧。其氣象也。時出肘後極人外。譚經明道。不厭。性嗜浮筠繞宅。素等渭川千畝。近還嘐城。蒼翠碧鮮。恰從墻外環暎。豈淇園如簀。竟與有斐結不解緣耶。遂取以顏其堂。屬書并跋。梁溪陳湘珩

唐氏世系

唐書宰相世系表。唐氏出自祁姓。帝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也。舜封堯子丹朱為唐侯。至夏時丹

末裔孫劉累遷於魯縣累孫猶守故地至商更號豕韋氏周復改為唐公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其後更封劉累裔孫在魯縣者為唐侯以奉堯嗣其地唐州方城是也魯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以國為氏分仕晉楚有唐雎為魏大夫孫厲居沛國漢封斥丘懿侯生朝朝生賢賢生遵遵生蒙中郎將生臨邛令都都生倫倫生林林尚書令王莽封建德侯生蔚國除徙居潁川生武載長惠惠生侍御史貴貴生大司空珍珍生會稽太守瑁瑁生翔為丹陽太守因家焉二子

國、滂、國吳尚書僕射生別部司馬瓊。瓊生宣。宣生晉鎭西校尉上庸襄侯彬。字儒宗。二子熙、極。極太常丞娶涼州刺史張軌女。永嘉末遂居涼州。生輝字子產仕前涼陵江將軍。徙居晉昌。七子。伯康、載、季賢、幼賢、孝達、季禮、載。爲永世令。生弘。三子瑤、偕、諮。號三祖。高祖本紀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已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

師古注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氏徙國于唐。

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唐。太原晉陽縣也

唐氏以國爲氏。出自祁姓。亦曰伊祁。出陶唐氏之後。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也。舜封堯之子丹朱爲唐侯。至夏時。丹朱裔孫劉累遷于魯縣。累孫猶守故地。至商更號豕韋氏。周復改爲唐公。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號曰唐叔。乃遷唐公于杜。降爵爲伯。今長安杜城是也。周之季世。又封劉累裔孫在魯縣者爲唐侯。以奉堯嗣。其地今唐州方城是也。傳曰。自虞以

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故子孫爲唐氏。此晉之唐也。宣公十二年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其地在今隨州唐城縣。此楚之唐也。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亦以唐爲氏。在晉者仕晉。在秦楚者仕秦楚。晉有唐雎爲魏大夫。西說秦。不敢加兵於魏。楚有唐狡唐勒。勒與宋玉景差俱師屈原事楚襄王。文章齊名。秦有唐厲。爲漢中尉。擊豨有功。封斥丘侯。

氏族典云按釋例。唐姬姓。又公子譜。一曰成王封叔虞于唐。號曰唐叔。侯其子燮父之後。春秋時。國小微弱。遂屬爲楚邑。據此當云其子燮父之後。別封於唐。近於楚。微弱。遂爲楚屬邑。又按堯之後。分爲六。唐氏杜氏范氏、劉氏、韋氏、祁氏、皆爲帝姓。豈堯澤之不泯歟

唐氏同名異實者。以唐氏有二。堯之後爲唐。周以封晉。此晉之唐也。伊祁姓。燮父之後。封於唐。爲楚所并。此楚之唐也。姬姓

唐仁祖傳。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為氏。

唐晉昌徵音。又望出太原。

上邑宗姓

都憲公諱瑜字廷美。英宗正統丁卯科舉人。景帝景泰辛未進士。禮部給事中。巡撫甘肅。副都御史。中憲公諱錦。字士絅。都憲公從子。孝宗弘治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江西提學副使。加贈中憲大夫。刑部公諱權。字季和。孝宗弘治辛酉舉人。壬戌進士。任刑部

員外郎　孝廉公諱稷字世相世宗嘉靖壬午科舉人。少司空公諱國相字舜舉世宗嘉靖辛卯舉人。壬辰進士工部侍郎。大理公諱志大。字子廸世宗嘉靖庚子舉人。辛丑進士。行人歷大理寺副告終養。廣文公諱敏字勉之德化縣教諭。都憲公諱繼祿字子廉。世宗嘉靖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歷副都御史。兵部公諱自化。字伯成。世宗嘉靖癸卯舉人。癸丑進士。監察御史。南京兵部郎中。象山公諱繼賢。字子象。都憲公從弟。世宗嘉靖辛酉舉人。象山縣知

縣。　廣文公諱志孝。字子順。永福縣訓導。　參政公諱本堯。字世承。兵部公子。世宗嘉靖壬子舉人。穆宗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副使。貴州參政。　通許公諱志范。字子期。恩貢生。通許縣知縣。　楚雄公諱元偉。字觀鄉。神宗萬曆丙子舉人。楚雄府同知。　嚴州公諱仲賢。字晉卿。神宗萬曆壬午舉人。嚴州府同知。有惠政。載嚴州志。　別駕公諱國士。字君屏。神宗萬曆丙午舉人。福州府通判。　廣文公諱兆熊。字士爾賓。安遂縣訓導。　教授公諱仲泰。字雲門。歷泰台平江廣

信教諭。屢署縣篆。有惠政。改王府教授。　廣文公諱時徵。字元成。叅政公孫。任青陽縣教諭。　孝廉公諱汝玫。字次仲。懷宗崇禎乙卯舉人。　孝廉公諱廷佐。康熙癸酉舉人。　明經公諱文昌。字虞公。松江府學。康熙四十五年歲貢。　明經公諱傳。字廷一。庠姓沈。松江府學。康熙四十八年歲貢。　明府公諱班。字晩野。榜姓程。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山東鄒平縣知縣。改鳳陽池州兩府教授　廣文公諱應麟。字學陵。金山衛學歲貢。選無爲州教諭　孝廉公諱丕承。

字旦仲。乾隆庚寅舉人。　孝蕪公諱芬一字循叔。乾隆丙子舉人。

嘉邑宗姓

明府公諱恩。弘治戊午舉人。甲戌進士。授松陽縣知縣。　副使公諱燮。嘉靖庚子舉人。辛丑進士。除南安令。歷雲南山東兩省副使。　明府公諱景亮。萬曆癸卯舉人。任太和教諭。歷遷職方郎中。出知延平府。僉事公諱洛禹。字伯勤。萬曆己酉舉人。選興化教諭。歷至雲南按察司僉事。　明府公諱光前。字伯俊。崇

禎二年恩貢。選常州府訓導。陞仁和縣知縣。　廣文
公諱緫隆崇禎八年歲貢。選靖江訓導。陞清河教諭。
明經公諱碩字德倩順治十五年歲貢。　文學公
諱時升。字叔達。讀書汲古縣宰謝三賓。合婁子堅李
長蘅程孟陽稱為嘉定四先生。入文學志。著三易集。
明經公諱嘉會。字合文。雍正壬子副榜　主政公
諱鼎。字公鉉。洪武以賢良薦授工部主事。謫樂清主
簿。　武科公諱名芳。字令貽。康熙辛酉武舉。　明府
公諱貞一。字晉封。雍正朝應廣取人材例歷漢陰醴

泉二縣知縣　太醫公諱永卿。宋時以有道者為太醫。從高宗南渡。世為醫官。五世孫毓。字玉成。薦入醫院。　部郎公諱朱英。字陶然。乾隆乙卯舉人。乙未進士。榜姓董。授畢節令。遷工部郎中。

張景桓　唐上采先生傳

大凡德足以滿其量者。才或短於肆應。才足以濟其用者。德未必其純全。甚矣才德之難於兼備也。我於海上先生獨有取焉。先生姓唐氏。諱華字上乘。上邑之諸生也。先生之父鄉飲賓。號曰霞揚。霞揚公。家道

素封。爲海邦望族。生四子。先生居幼。遺業甚厚。而先生獨能義讓三兄。以故室如懸磬。而先生怡然自樂。不以德色示人。其友于兄弟如此。一生好學。經史百家。以及方技之書。靡不博覽。至古希時。猶手不釋卷。性至孝。震揚公壽登九十有五。母夫人亦九十有二。家雖貧。甘旨弗缺。問寢視膳。必誠必敬。鄉里無閒言。及兩尊人相繼卧病。三兄俱屬七旬內外。力不勝支。而先生以半百之年。獨任其勞。湯藥必嘗。衣帶不解。及病革。哀毀骨立。喪葬盡禮。聞者罔弗感泣。持己益

廉。侍人益恕。雅尚節儉。見有鮮衣盛饌者。必諄諄以惜費爲囑。其於子姪。尤不稍寬假。長兄去世。竭力營葬。遺二子。俱不克樹立。長者廢業。早卒。幼者流落不偶。先生招之歸。爲之完配。以續冢嗣。姊適沈氏。年未三十而寡。有子尚在髫齡。先生周給賑恤以濟窮孀及年老。又命時琳兄弟。呈請當事。得邀旌獎。舅母張氏寡。亦請學正給匾。使兩家節孝。不致湮沒。母舅包公永家貧乏嗣。包於拼亦暴露日久。先生卜地葬之。時有奸棍阻撓。智力俱憊。始得峻事。更倡義以葬其

受業師張才甫惟拜鷗姚君三喪未舉臨歿時猶引為深憾素性亢直凡遇强凌弱智欺愚者必正言苦口以息其紛爭一時雖逆耳後鮮有不悔而知感者其盛德之及人要非流俗之所能彷其萬一者也訓誨子姪最嚴館課文字親加批閱以別勸懲所以長君時琳與猶子文昌聲價俱能樹幟文壇爲一時名士孫男方沂早逝十齡時即能作詞曲先生切責之使之專心舉業今方沂海雅博洽珥筆史館以為一邑之光豈非先生之款澤有以致之乎寔昌寔熾正

未有艾也。先生生三子。長時琳。廪貢生。候選訓導。次時珪。早卒。幼時琰。候選郡倅。孫五。長方沂。華亭縣學增廣生。由集成館纂修。今奏敘教諭。餘俱幼業儒。予不文。烏足為先生重。然欵長君純美交既久。又最稱莫逆。承命之下。敢不勉力從事。故不揣荒陋而為之傳。

袁簡齋江寧兩校官傳

我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於學者。祇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傑。字鵬乎。宣城人。康

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哄之。先生俯而笑曰、盍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及兵部侍郎法公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行。先生稽首曰。程生不劣。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為劣。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輩蔡鉉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公。曰、公知程生所

以劣乎生猶嫉惡過嚴。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天子龍牌時生書僧詬捽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為若輩所噬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衛悔三肅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嘆蹙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

午歲貢。持身待士。一秉於禮。甫抵任。即捐俸重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之感其德者。即以先生與湯先生祔焉。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曾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紀述。以故筆蹤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奇行。斷斷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迹者存邪。抑動靜語默。

亦各視其時耶。今人問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於荒廬菅葙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唯其人。人不在顯晦。唯其真。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而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曾君倒冠而至。偈偈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牽連書者。諱錫端字薮衣。亦上海人。

曾裕畦江寧廣文唐先生傳

唐先生名時琳。字宸枚。號仁巖。上海人。其先世分茅土樹勳烈。唐宋之世。史不絕書。高祖思安公。曾祖惇宇公。當明代神熹之際。淡於祿仕。鑰户潛修。率以謹厚稱。務詩書而盡其職分之所當然。祖震陽。諱姚端。崇祀忠孝祠。父上釆。諱華。邑省志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咸有傳。先生承世德。績學勵行。以明經入成均。

廷試第一。有宋丘子之遺風。雍正八年。授江寧司訓。設科條。勤考課。兢兢於古人教授之法。時制府趙公

宏恩、以鐫荅矜式表其署。學使張公廷璐、以不愧師範額其堂其爲當時巨卿碩德所推重如此。先是學署久圮、廣文莅是卒僦居民舍。學之西北隅有周忠節公祠、歲遠弗葺、蕪爲茂草。先生念前代忠烈。國朝列之祀典、不可坐視傾頹、遂捐俸倡治、重新公位、額而識之、並結數椽於左右、以庇風雨。時集諸生講學其中、俾士習益端、文風日振、其扶持名教又如此、先生性孝友、弟三人先後物故、自以薄宦不獲躬親祠祀、引咎哀慟、請假省墓、遘疾卒於家、知道者咸

嘆詁人之萎。生於康熙元年二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九。先生歿。江寧士人尸祝之。號曰小濂溪。乾隆庚午。上海令李公文耀。續修邑乘。重先生舊德。嘆曰。恨志例無理學部。以先生入文苑中。毋乃屈抑也乎。其芳徽沒而靡彰。為徵文徵獻者之推崇又如此。歲戊辰。武林袁公枚。令江寧。以修志自任。未及采入。解組後僑寓金陵。知廣文中。先後有湯唐二先生之賢。遂作兩挍官傳。而先生行實尚未詳盡。三十九年。重修學宮。以周忠節祠移建

明德堂右邑之士大夫曾經親炙者如秦學士劍泉單念唐師不置其後進者亦習聞緒論稱之不少衰孝廉梅君鈇偕諸士紳重奉先生主與湯先生同祔於祠之左極表公嘆先生之歿幾四十年其行義炳志乘教澤掛人口猶能以一縷香食報於荒廬苜蓿之場洵乎其賢矣復跋數行於合傳之末以誌從前之踪畧其流風餘韻為士林之追慕者又如此先生邃於經學如學庸集說詩經正義皆有成書能闡先儒所未發娶嚴氏吳氏陳氏子二長方沂庠生辟充

銅板館纂修。議敘知縣。著有青藜餘照、惆悵等集。次
方淮、今名千頃。入太學。好經術。著書廿種。更通岐黃、
嘗活人。孫秉鈞、幼博覽群書、能標卓識。見者莫勿驚
奇器重。孫女秉　賢孝雅儉。妻馮孝壽中式
萬壽庚寅科十五名鄉魁。附書之。亦見先生之遺澤
其裕後昆又如此也、
論曰、漢文帝云。昔有爲我言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我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思曩先黃門少時。與先
生迭主壇坫。最莫逆。重以數世戚好、茲余又秉鐸江

寧於先生之後而服其德教者。猶有存焉。其亦可以知先生之賢矣。余心儀先生。不啻羹墻。猶每飯者之在鉅鹿下也。雖不文不足以得先生。然不禁神往。濡墨以略其梗概。庶使後之修志及采風作史者。有所考云。年通家眷姻晚姪曾錫端撰

王鶴溪青藜餘照集序

漢成帝紀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又藝文志。向與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國柱分校經傳、諸子、兵書、數術、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

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後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能繼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是則劉向為修書之始也。我

聖祖仁皇帝御宇。命儒臣校修古今圖書集成。至五十八年告竣。分門纂類。咸出自

上裁。而總裁分修諸臣。亦一時之選。宜其卷帙之多而益善矣。上海唐先生掄三。幼秉異姿。長承家學。以名諸生遊上庠。徵修是書。所閱卷以萬計。館中有疑難事。輒委之先生。故所成獨多。乃於編纂之餘。撰筆記

十卷。名曰青藜餘照。蓋取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有太乙之精。吹藜杖端爛然光明。與之談洪範五行事也。夫太乙事雖近於恠。而以向之博綜天地。自應上通天神。有是奇闢之事矣。且通三才之謂儒。後人蹈儒之名。沒儒之實。不復如劉向之學。亦無復太乙之下止矣。奚得比王子年為語怪乎。今先生之以青藜名其書也。意其在館之時。夜以繼日。專精覃思。安知霄漢之表。不有太乙天人者。為之燃藜以啓其明與。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子亦安知天道太乙之叩

劉向開門也。惟向自知之。或先生亦有所遇。不以告人。而僅以名其書乎。先生之幼弟彤淵。博學工著述。精岐黃。業寓暘水上。數與予還往。一日持此書屬予校定。且命為序。予讀其書。有可備史策之遺忘。有可資善否之鑒戒。洵有功於名教。不徒取其文詞已也。昔劉氏說苑。宋曾南豐校定而傳之。今以是較之說苑固有辨矣。第恨予非南豐也。何以序為。再辭不獲。因援序以書重之例。為書其卷首。旹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望。後學王鳴韶頓首拜撰。

道憲韓湘巖經學三書總序

君子窮經以致用欲為有用之儒未有不從事於經者也經自秦火之餘漢儒抱殘守匱各以所知開教授博士弟子支繁派衍堅持師說如黑白水火之不相能宋程朱諸儒起而集其成芟薙支離吐棄糟粕微言著而大義彰矣頗矯枉或至過正後之蔑古者輒藉此為嚆矢本朝

聖聖相承聰明睿智日臨月照纂集羣言嘉惠海內易有折中詩書春秋各有傳說三禮有義疏首以程

宋為準次列歷代各家異同之說以備參稽復製
聖裁增案語於後用示會歸之極同中見異異中見
同上下二千餘年鐘鳴石奏聲傳響荅洋洋乎經學
之明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衆說既陳是非以判如星
拱北如車指南昭昭乎窮經之易亦未有易於今日
者也雖然窮經之獘有二其一辨訓詁考典實而不
晰於大經大法之精其一摹口吻襲翰藻而不達於
化民成俗之大
聖人之世讀

聖人之書。其束而不觀者無論已。即觀矣而不能記憶。及記憶而矜為該博者。其不適用則均也。夫日月至光明也。晝夜以之運。歲功以之成。即況而愈下。以至於𡗝背暄衣之舉。亦可資其用。雨露甚優渥也。禾稼以之灌溉。江河以之通利。即其細已甚以至於盥手濯足之微。亦可收其用。故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今直省學政遵功令。每歲科試。摘

御纂經解為歸。其原原本本。由暢旁通者。一邑之中。

或百不獲一焉。甚者或虛無人理不求諸心。則閱而輒忘言不審其精則泛而鮮當也。上海唐君桐園稽古學道孝友忠信博雅君子也。於五經俱有纂言。沈歸愚先生為序而存之。今年夏余以公事客吳門。唐君先以易詮義詩粹蔽禹貢圖書指掌見示。語簡而義明。收繁而旨約。上承

御定諸經而挹其菁英次遵程朱之訓而範於軌物旁採漢唐宋元明諸儒之語。而疏以已見不惟其詞而惟其意。醰醲而辨晳。雲飛而川泳也。愁乎其力學

之勤為乎其有吟之言卓乎其垂世之書矣夫歸愚先生績學工詩古文辭晚登仕版受知於聖天子厚賜崇階寵榮備至安知唐君皓首治經不將老其才得步趨歸愚先生之後乎唐君嘗自言恥為無用之人閒讀素問靈樞活人疾病纂語云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此唐君窮經之志也夫乾隆癸巳冬日青田韓錫胙書於上海使院之宣問齋

沈歸愚周易詮義序

緜永唐君祠園容於治經以禹貢圖書指掌屬余序

矣茲復示周易詮義一書夫易者古聖人建天地陰陽之情而作也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故統而奇上篇三十以象陽陰故雜而偶下篇三十四以象陰道陰陽之變莫靈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莫深於易象旨遠詞文言中事隱固往哲之驪淵而古今之義之與數也商瞿以來舛謬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騰詞西漢有丁孟田京東漢有荀劉馬鄭大都互相祖述而亦經變于費氏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實自費始而王氏弼薄之孔氏穎達獨取其學然弼好

老氏魏晉譚元。釋實倡之。言理而涉空虛。與言數而入讖異。䇿正相埒。俱無當於易之義者也。夫義不精則不達。義不晰則終不精。桐園本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參考衆說以析其奧。條分縷析。通幽洞微。于上下經之義。不啻了然於心手間。而該括以出之。殆欲窺陰陽之蘊而致易義之精者歟。吾嘗怪夫治易學者。堅持理數而說劃爲鴻溝。入主出奴。均無一是。殊不知理外無數。數中有理。二者一而已矣。如乾之九二。豈必有學問寬仁之義。而孔子言之。咸之九四。

豈必有日月寒暑之義而孔子言之可知假借旁通即數即理伊川因君子豹變而發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剝廬風下泉之論此物此志也桐園惟義之是詮不斷斷於理數之異說可謂有功于程朱者矣朱子易贊曰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學者誠即是編以求理數之合參將丸河後海欲探易義夫復何難是為序[illegible]丑夏五長洲學弟沈德潛題時年九十有七

文房肆攷卷七終

文房肆攷圖說

目錄　　　練水唐秉鈞衡銓氏纂

卷之八

竹莊文攷下

朱梅圃題般若心經箋註七絶二首并䟦

王西莊書　又

王鶴溪書　顧星橋書

又　又

汪岑華書　徐存齋書

應奎山長孔裕堂書　朱梅圃札

通州明府沈錦含書　寶山明府曾永齋書

汪少山札　唐氏纂著已刻藝文志

唐氏纂著未刻藝文志

雜攷

書櫝　　書燈

書窗　　呵凍難書

科場煮飯　　應試古學要畧

吸茶當慎　　日省簿說

日省簿式

文房肆攷圖說

祖　藻潛夫

兄　朝銘書旂　仝叅

朝鑒齡獻

家先生桐園公閱　綠水唐秉鈞衡銓　纂

姪　國泰魯山校

第八卷

竹莊文獻攷下

王西莊禹貢圖書指掌序

古今著述有繁有簡孰爲難曰簡者難夫簡非徒簡而已凡無用之書不擬不足辨之說不深如此則簡矣此非讀破萬卷不能而無識者漫取繁重部帙駭汗而推奉之何也禹貢一篇解者多矣最浩博者莫如胡氏錐指全書共九百葉予爲竄而縮之得三百葉自謂簡矣乃今讀吾友唐先生桐園所撰圖書指掌一編而服其精要視予更遠過之也蓋此篇爲千古地理書之鼻祖解之者以歷代史志酈氏水經注及元和郡縣太平寰宇二志爲證據以注疏及通志

堂所刻諸家經解。為辨論紛紜聚訟。動輒滿紙。然上下四千年海桑陵谷之變。沿革分合之故不勝其繁。即質之目驗。亦多未協。苟非識字識古。心知其意。而欲以游談無根。胸馳臆斷。從事焉祇見其惑矣。先生精心稽覈。爬抉經之房奧。而不為蕪薉之異說所汩。即以其最切近者言之。如揚州之三江。乃吾鄉大古蹟。言人人殊。先生獨以鄭康成南江北江中江之說為宗。而不主蔡傳。其卓然絕識。超出流俗萬萬。即此一條。而全書之確核。從可知矣。先生湛深經術。所著

又有周易詮義。于于易未有所得。不敢妄厝一詞。若禹貢頗嘗盡心焉。所見諸家之書。簡而可傳者莫如先生此編。爰趣舉其質言。弁諸首簡。且勸亟付剞劂氏以嘉惠來者云。乾隆戊子重五同學弟王鳴盛頓首拜題於吳閶小山書舍

沈歸愚禹貢圖書指掌序

禹貢一書。名雖曰貢。其文則亦典也。言禹所以治水之事。所底之績。無不甚詳且悉。其每一州之下。各究水之所歸矣。而首尾本末。其脉絡相應處。又見于導

山導水之文。若網在綱。源流貫澈。古今解者隨文因義。以就章句。既若無所發明。若繁稱博引。浩漫無歸。又苦其聚訟而少折衷焉。苟非於山水形勢之大。瞭如指掌。而復參究積卷。疏通證明。有以得其要領。欲求其一二言之當也。難矣。練川唐君桐園著圖書指掌二卷。其得禹貢之要者乎。禹貢釋者不一家。大約宗山海經、爾雅、歷代史志、水經注、元和志、及寰宇記輿地記諸書。唐如顏氏孔氏。宋如蘇眉山、王臨川、林三山、呂東萊皆有著說。而曾氏彥和。考證地理。頗有

依据。比諸說為詳。足為九峯輔翼。至元惟吳草盧纂言四卷。程盧山蔡傳旁通六卷。切近簡明。便於學者。余嘗卒業於此。頗未及著有成書。桐園能引經据古得條理而貫通之。又不附曲說。不逐繁詞。恐致駭目奪心。無益于讀書之要。信嘉惠後來之善本也。夫今日山川形勢。固非昔比。如古河自周定王時徙。已失大禹之舊。必博學多識。以古時之文。參歷代之志。有依据而後論定之。庶幾不謬耳。不然。如以碣石為九門。以九江為尋陽。甚至以礫谿為矽礫。支離舛錯不

可𠀤僕婢非滋之患耶桐園寧簡毋詳仍有所考證以抒其所得。讀是編者。自不以蕪雜相詬病。更不以簡約而或忽之則尋繹引申。其有以見作者之苦心矣乾隆己丑夏五長洲學弟沈德潛題時年九十有七

沈歸愚詩經粹腋序

漢說詩者四家。申袁韓毛是已。三家既絕。毛詩孤行。毛亨作詁訓。授毛萇。名其詩曰毛詩。毛詩引序入經。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是毛與衛遞相祖述。後鄭衆賈逵馬融爲作傳。鄭元爲作箋。世于是稱毛詩

鄭箋。鄭夾漈之專詆毛序也。亦自有說。朱子從之。且
尊爲之辨。夫序之作。或以爲孔子。爲子夏。爲國史。固
無可考。然從來也遠。必有所傳據。而專己抱殘之失。
則亦有之。此朱子集傳。更定其說。爲近來學者所宗
也。練川唐君桐園究心經學。易與書。俱有著述。更脉
余詩經輯疏一編。其體以朱傳爲指歸。參以己意。疏
通而證明之。簡而明。賅而備。是固學人之發矇。而研
經者之先路也。余嘗讀三百篇。參朱子之所爲傳。知
其兼綜善取。闡意渺思。卓然千載上也。關雎則取匡

衡。上天甚神則取國策。抑戒昊天則取國語。何以恤我則取左傳。陟降庭止則取漢書。如此者不可殫述。知其翼經具有苦心。即序為所辨矣。中亦有以為是而不廢蓋雖雞鳴子衿諸什。未嘗從序。而柏舟一詩後註孟子以為仁人不遇。仍從序說。是說詩端在以意逆志不執成見。桐園之編。一洗聚訟之習。為之虛衷考義。殆所謂善解經者與。昔朱子論詩。嘗質之東萊。及集傳成。東萊不及見。集中以為憾。今桐園治朱子學。于傳詁箋疏正義而外。思有以集其腋而會其

歸又勤勤屛門余何以益之哉惟是毛朱相持處在參觀證合無失朱子翼經之苦心其得矣爰趣舉鄙言而為之序已丑夏五長洲學弟沈德潛題時年九十有七

王西莊子學類要序

唐先生桐園雲間老名士也著述等身業多付剞劂無脛而走四方矣一日出所未刻曰子學類要者眎予屬余題其首簡予展卷讀之嘆桐園之苦心可謂善著書者昔劉向校書定為七略諸子之屬有所謂儒

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從橫家、陰陽家、至於雜家、農家、小說家、則末矣、然皆兼采而不廢、與六藝並存。班固仍之、列于志。自是以下。隋唐宋明諸志。皆有之。若其薈萃諸子以為大部、則惟宋人龔士卨之六子全書。明人余有丁之子彙。此外不多見也。雖然。龔余二家不過合刻諸家之成書耳。非有襞績纂組之勞。猶易為力。桐園此編。割取諸子膏腴。運以己意。絲聯繩貫。鎔成一氣。總為四十八篇。譬諸集衆腋以為裘。釀羣花而作蜜。其功視龔余不更偉歟。學者得是編而

誦之。即一卷書而諸子英華。咸總括乎其中。在作者則博觀而約取。在讀者則事半而功倍。洵藝林中採珠之妙手。伐山之鴻寶也。桐園曩嘗有禹貢解。余嘗序之。茲編尤為奇特。蓋學博而心細。故能抽衍妙緒。日出而不窮。吁以桐園之才。老困諸生中。當世名公卿賞識者雖多。要未有能拔而起之者。顧桐園亦恬退。不復有進取意。間或出其餘技以醫術濟人。人亦競以盧扁俞柎目之。所至求療者如市。耳食皮相。俗態類然。夫桐園之所蘊蓄者甚宏大。即著述亦不過

甚碎金也。惡得以一枝槩哉、乾隆庚寅九秋同學弟

王鳴盛序

芥梅園跋詩經粹腋後

五經中。變其體格音調、相沿成習而極盛者莫如詩。蓋詩之爲教、足以勸善懲惡。是人性情事也、人莫不有性情。即莫不有詩。故自三百篇後、洎漢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代有詩人。于今

聖天子鴻章鉅製。昺曜兩間。尤爲超前而軼後。凡夫鄉曲里巷之士、以及方外閨秀縉紳大夫。登山臨水。

弄月吟風。無不感被而成詩。至於應試者。自大吏採風。邑令學考庠師月課。院長校士外。自縣而府而院。又秋闈而春闈。謹遵

功令。經義外分六韻八韻之五排以試之。至于館閣中。詩尤尊尚。此詩之一經。雖變其體格音調。獨相沿成習而極盛也。桐園唐先生祖世以經學起家。乃口不言詩。而心自有詩。蚤年應試不遇。即輟業文場。獨焚膏繼晷。殚力于經學之中。其聚精會神。所以口不言詩而心自有詩者。乃醞釀於詩經粹腋一書。此書

之纂述也悉以朱傳為鼻祖雖或旁參他說似用師心究不與朱子稍涉騎墻一以紹祖父之經傳一以啓子孫之詩學耳于何見之蓋余嘗捧讀其先君江寧司訓公葩經文集因題發義與此書無不印合源流故見其能紹父之一經即可見其能紹祖傳矣又其令嗣衡鑑世兄嘗出四書課義及試卷見眎無不摛掞詩詞風雅之氣溢於行間故見其後人之能用經即可見其啓後人之詩學矣所愧者余自幼習詩亦自幼好詩又自幼作詩充囊盈几鬱鬱然雖皆由

性情流出。而宗旨似於三百篇日遠矣。成童後。早倖遊庠。與令坦孝廉馮君愚亭。先後受知於李公。是科與童子試者。作四子書文二篇。尚未頒令作經文與試帖。明秋己夘入闈。次場即作經文與試帖。少年意氣驕奢。自謂首場揣摩四書文得手。經則但求粗明詞意為無病。詩則但求諧和聲律為窮工。習其業者。究未窮其源。為諸生幾及二十年矣。歲聿其逝。蒹葭蒼蒼。我辰安在。經營四方。隨口集成經語作一首絶句詩差可見余之境遇矣。素性不喜

藏拙因與先生歷叙之。不知先生以為可與言詩否。

乾隆乙未年仲冬雨牕三鼓練川朱綿生拜䟦

朱梅圃題心經箋註二絶并䟦

三經註就註心經。易詩書俱有纂本儒釋何曾判渭涇。箇裏最多明性語。曉人穿破是西銘。

誦經老去樂年餘。心解晶瑩一鏡虛。底事退之思闢佛。廬其居又火其書。

歲云暮矣。諸務填心。家空而心不能空也。難把一空字以藥之。晨起誦心經。空矣。誦家和翁箋註心

經。更空而明矣。立就二絶。題於卷首。毋笑吾空空如也。晚朱綿生。

王西莊書

昨晚從玉峰回。知曾勞駕。失迎為罪。承賜名香。銘感不淺。吾哥學富而望重。餘波綺麗。雅韻欲流。乃詩文壇坫中高置一座之人。當與弟輩並驅中原。而盧扁之技。真其餘事也。豈世俗醫家所及乎。拙著詩文集四十卷。本欲呈政。無如卷帙重大。而交友頗多。若送一處。則餘人必羣起而責之。所以遲遲。茲值書肆來

刷例繳板頭。特以一部送上。請置案頭正之。肯此不一。桐翁同學長兄先生弟王鳴盛頓首

又

拙稿一部送上。查收。彙集子書精語。深費苦心。佩服佩服。并語容得暇題就寄上也。

王鶴溪書

易詮義。依古經文。會通程朱二傳。可以砭俗本之悞。解晰理義。如鑑琉璃屏中。毫髮畢露。前人千言不能了。此以數十言了之。豈非快事。詩傳近有徐筆峒者。

依經解註。似覺簡明。但微有學究氣。文法亦不老淨。讀粹腋一書。折衷先賢義疏。歸於至當。考據亦詳贍有法。洵可為朱子功臣矣。至釋禹貢。尤精審。談義理在空際。講地理是實際。今先生談理既粹然無疵。而九州地志。自虞夏直推至今。瞭如指掌。先生真可謂五經紛綸矣。承教感荷。率此鳴謝。原書六册送上。祈收明。臨池不盡。桐翁太老先生教小弟鳴韶頓首

顧星橋書

去春接教。旋奉候高齋。緣稍隔東西。未能時聆麈談

為耿。比於沈宮傅師案頭紬讀大著。經術湛深。信千古不朽之盛事。欽佩欽佩。頃荷瑤華。彌紉眷注。朱鳴兄札亦已接到。稍涼即當趨候。快親風雅。率泐佈覆。順請邇禧。對客走書。不盡所言。無任依切。家嚴命筆請安。

桐園老先生詞壇教小弟顧宗泰頓首

又

日前奉叩。值台駕公出。不及暢聆塵教為悵。連旬伏雨闌風。未獲時接清暉。曾於小山書舍。見敝友王宸尊兄仰慕盛名。廹欲請教。緣未識韓。乞西莊先生作

札致引想已晤悉蒙眎大著諸書抉經之心鈎子史之奥真乃當代作手向從事有年今得指南昭然發矇惟毛詩粹腋一書尚未接到辱命作序扣盤窺管夫何敢當承愛容讀後勉就少司馬昨晤令孫玉琴同年知於秋閒始歸俟歸時轉致也原稿擬抄存硯北以志欽佩昨紀綱來述雅意姑先奉繳希為照收竹塘先生處前有寸緘祈寄想久達練水近有鄙简否頗念念專此肅復順請邇安伏楷依切不宣

又

吳雲燕樹南北睽違。企想之私。與時俱積。令倩馮大哥同年來都接奉朶雲。彌紉垂注。兼稔近履臻茂。快慰翹襟。馮大哥雲間碩彥。年少高掇經魁。翔步木天。在彈指間。足徵吾先生大雅扶輪。玉潤冰清。一時推重。叨在同譜。有不忻忭相從。領題襟之樂者耶。大著子學。閑已開鐫。竣工後幸惠一部。是荷。謹泐小函。申候台禧。伏惟朗照不宣

汪芥華書

別來又半月矣。秋風鎩羽。戢景無聊。深負知己屬望。

慚愧何似功名得失亦有何常。特累堂上屢添白髮。此則寢食不安者也尊著禹貢圖書指掌他人所數千言不能悉者。先生以一二語了之。是真能抉經之心者。且明白易看。最便塾中課讀。若付梓人。佇見帋貴。至所畫諸州輿圖。敝館中苦無善本參考。然稍加校對。先生之繪註。不虛指掌之名。實無可復贅一詞也。李司馬處。近日未知何如。夙叨關注。不敢再瀆。他若金閶一帶。此道中人雖少。館塾原未嘗廢。苟有相知可以推薦。正課固不待言。即教詩教字。雖不才。亦

可兼任。此係為貧所累。非相好如吾先生不敢為此言。亦不可聞此言也。耑此奉候近禧。統惟垂照不宣。

桐園學長先生足下汪景龍拜上

徐存齋札

前還來人。弟意老哥欲倫遠出驅使。故令來瞭接來札。知意在十一二歲童子。為家庭洒掃傳命之用。上邑亦時有之。但可取得妥者甚難。姑俟緩圖。令郎衡銓世姪童齡好博。與談竟日。無論天文地理經濟術數。以及一切幽僻典故。遂及遂談。源源本本。真不是

凡兒也。試之時藝。議論通古今。艷麗動心目。洋洋混混。才滿行間。固非淺陋可望見。然榮世傳世者定當若是為之。方表湛深經史。若令郎與小兒救時急策。以進學為先。宜令降心斂華。做最利小試之文。若彭學臺所取一路文字。老哥以為然乎。讀尊纂禹貢指掌。考據典核。朗若列眉。昔人稱李龍眠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今老哥訓釋精當。簡括分明。殆與龍眠之神妙無異。是宜亟付剞劂。以嘉惠來學也。陳師一札。乞為轉達。現在評選之文。煩

先付下。因敝門人可以相助刻資。苟能於出門前辦就。亦可當應酬羔雁之資。特此致懇不一。桐園二哥

大人台電。愚弟日華頓首

應奎山長孔裕堂書

屢枉文駕。具仞至愛。篆感之私。匪言能喻。敬閱手定經子各種。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彙萃前人之精華。曷能臻此。敬服敬服。原集昨俱一一奉繳。諒已照入。弟愧無能贊一詞耳。聞大手增評何批文選。又令昆先生手著青藜餘照。尚在案頭。祈檢付來手。旅况清

閒。無可遣悶。得捧秘製以消岑寂。不殊痛飲讀離騷矣。幸甚禱甚。再此外尚有別種手批大作。亦乞檢一二付示爲望。率此代面。并候不既。桐翁學長先生千古學弟孔繼元頓首

李梅園扎

尊著詩易每部後附以題跋。非敢擅自塗抹一籍以寫懊質正。一籍以附驥傳遠。請先生裁之。特此奉趙上桐翁著作老先生制晚朱綿生拜手

通州明府沈錦含書

蘇城把晤。叨教良多。奉別以來。鹿鹿簿書。晝則督理
城工。夜則披閱試卷。日無寧刻。心緒茫茫。正圖老先
生指示一切。以滌風塵之氣。適敝鄉有一舍親。研窮
經籍。而於易理。自問難以探奥入幽。思一通儒相對
參稽。渺不可得。鬱鬱成疾。醫藥弗瘳。自北而南。遍訪
明經碩彥。上醫國手。渴慕鴻才。兼長美倫。急欲瞻仰
以請教益。而北人不慣宏濤。且屬病軀。不可航海。是
以肅函奉聘。令家人沈二偕頭役相迎。祈念宿契。即
為命駕。俾得叨授經義。即療沉疴。是所禱也。耑此佈

懇。順候近安不一。年家眷同學教弟沈雯拜

曾永齋尺牘

年學長先生望重雲間。名高江左。文章五色揮来錦綉珠璣。心跡雙清。恰似冰壺秋月。百城坐擁。廿載鑽研。翹企芳型。每為心折。今歲假歸粤省。暫寓嘐城。得以丰度時親。麈談飫聆。私衷快慰。筆難吐達。令郎衡銓世兄來寓留談今古。咳唾笙簧。試以詩文。下筆立就。青年學富。奚啻宿儒。真謝氏之芳蘭。房家之國器也。偶抱賁恙。諒定速愈。以符鄙懷。特具佛手一桶。生

地一匣。程繭一端。羽緞一疋。聊申微意。稍潤文心。又金跡紹酒款扇堂聯。偕朱提一函。謹奉先生以作別敬。希為莞納。至大著數種。蒐羅博雅。考校精詳。誠為藝林鴻寶。緬惟古人不朽之業。端在立言。著述名山。照灼千古。弟極欲勉擬數語。仰附青雲。奈簿書數載。學殖荒疎。文硯塵封。殊慚俗陋。且行期在即。諸務紛紜。每一含毫。輒復閣筆。容俟明歲來江呈艸請政矣。肅此達悃。並候時禧。令郎均致不一。年家眷同學弟

曾鴻遠拜

汪少山札

連日少侯為歎。捧讀大著長生指要。平易純正。並無靈奇虛渺之語。足徵先生學問之醇。而利濟於世人者無窮也。承屬序言。不敢搦管亂寫。侯稍有暇晷。脫稿呈削。刻下收拾行李兼之應酬冗雜。未遑趨晤。先將稿本繳上。覊遲疎濶之愆。惟祈格外原之耳。晚汪炤頓首

唐氏纂著已刻藝文志

上海縣志　　夢餘録

龍江集已上提學副使士絅公錦著

廷一詩問　廷一問

歷試草已上歲貢公廷一聲傳著

詩經文稿　歷試文鈔已上廣文公仁巖時琳著

桐園三書合鐫大生要旨一書太倉嘉定好善諸士紳醵金付刻本集卷首詳列姓氏

一大生要旨　二教蒙楷式

三長生指要已上太學桐園公千頃著

唐氏纂著未刻藝文志

學庸集說　世綵堂詩稿已上廣文仁巖公時琳著

青藜餘照集　憫惘吟

掄山制義 已上候補邑宰掄山公方沂著　周易詮義

禹貢圖書指掌　詩經粹腋

子學類要　醫學群書别類

春秋本薜經註疏　漢長沙原本傷寒論註疏

心經箋註　般若金剛經箋註

譚經餘論　客問塵談

道南辭辨評註　我也吟

晉昌譜牒五集

一家禮家訓集　二宗支世系集

留影感慕集　　四待舉集

五仕宦集已上太學桐園公千頃著

制義分題釋法　　課餘學詠存稿

課餘隨筆　　四書典故糾謬

時文譜　　歷朝詩鈔說體以上秉鈞著

唐衡銓外書九種

一大六壬啓蒙候補郡曹賔實公時琳著秉鈞校

二筮卜精義魏督公明輅著秉鈞校誤

三貞終必究誥贈上采公華未定艸稿秉鈞編校

四陽宅卦命 王肯堂王陽明著秉鈞校訂合編

五內難要語　六醫學四診

七紫微星命斷微　八農圃桑麻志

九濬河經法

所列未刻諸書尚要留心與雜難意斯文之
君子欲覩流行者急卒學者不拘遐邇
賜以錢鈔即當奉書是
攷約求治者之緣乏命工之貲又不敢秘稿自私
閣出借抄流布終隘故作此希願圖廣其傳得利
世而垂參幾則
雲天道義永播不朽矣祈勿哂為狂妄拜干幸甚

雜攷

製造印色簡便佳妙法

製造印色。世人俱未得法。如林鶴田所傳及古今秘苑等所載。艾絨僅知手搓。蓖麻油不言取法。人以為所用無幾。何能車榨蓖麻。每以芝蔴油或菜油。入大口盆中。投白芨川椒於內。紙封日晒。以俟粘膩。點紙不沸而用。非經歲月不成。市肆每以紙板浸漂代艾。以菜油煎熬。少加蠟以代蓖麻。所以色不鮮明。學士書家。咸視印色為佳者難得。余家素有簡便妙法。不日可成。茲特詳列於斯。以公藝苑。

取艾絨法

蘄艾一斤。揀去硬梗。以及沙土。晒令乾燥。連磨五六次。於稀麻布篩中篩去其末。篩中所存者。即是艾絨。入瓦罐或銅杓中。加水煎去黑水。捏乾換清水再煎。再捏去黃色水。頻換水煎。直至水白。以艾置潔白紙上。毫無黃色跡痕為度。又晒燥。再磨一次。便軟成絨。包貯聽用。

取蓖麻油法

蓖麻子一升。略炒。杵搗徧碎。以水二升。於小鍋中。或

大銅杓中煮之。俟滚有沫起即用杓撇起置碗中。此即油也。煮待沫盡乃止。將鍋内渣殼及水傾去。若撇起沫中有乾麻渣殼。則用綢絹濾絞淨盡。然後以沫再入鍋熬煎。俟如豬油鍋油爲度。瓷盞藏貯聽用。不時紙覆晒之。蓋紙覆防塵。晒以防霉也。

製朱砂法

朱砂以如碎下碗片。兩面皆光而明瑩。有似箭鏃。而有稜多稜起者佳。磅砂、米砂、糠砂、和尚頭砂、色皆不鮮。俱不可用。先以冷水洗過。揀去頑黯夾石者。明瑩箭鏃

中。亦無此惡物。入乳鉢內研極細。至無聲。每砂一斤。用河水二十盆。入烏梅肉二兩。煎湯。以廣膠三錢。投入化烊。俟冷去滓濾清。用之以飛所研朱砂細末。漸加漸澄。傾去黃水。以湯盡為度。以紙覆盆面。置日邊熁乾。不可正曬日中。以致色鈍。乾後復研如前。另煎烏梅湯飛澄面上黃膘全盡。再飛取中間鮮潔朱砂。底下黑腳。傾去不用。仍如前熁乾。每研。盡一人之力。約半日為準。瓶貯聽用。宣和內府印色。用珊瑚細末。故鮮如朝日。歷久不變。

配合法

飛過淨砂八兩。入芘麻油四兩。於乳鉢中捶至油不浮上。硃不沈下。然後入艾絨一兩。研十日工。可入印池。乳鉢中所沾油硃。再以艾綿少許。于鉢中研蕩淨盡。祕苑吳林氏每硃八兩。入白蠟黃蠟各二錢五分。白礬二錢。則黏膩而色不鮮明。不可從。隨常雜用者。不必純硃砂。只消血標一兩。新紅四錢。硃砂六錢相配亦可用矣。按血標以煅煉而成。其性膩滯。故銀硃印色用必黏滯。印之四旁。不能潔淨。印下之紋厚堆

紙上。甚至染污別處。所以林氏加蠟加礬也。硃砂乃石類。性爽。望之似厚。而實在確薄。毫不黏污。故不必用礬蠟。所以畫家着色用銀硃者。要薄而必不能薄。用硃砂者。不期薄而自薄。且純硃更覺活泛而不呆滯。而物貴賤於此分焉。

修理法

用印色。與寫字一理。寫字硯上乾則醮水。筆頭淡則研墨。研墨必須醮水。添水無不研墨。水與墨雖二物。然必合之以用也。印色之油硃亦然。印池艾乾。必須

添油印章不鮮必當加硃然添油亦必加硃不加硃色不美鹽加硃亦必添油不添油艾不和潤世之用印色者經年不爲修理無怪印章色淡油竭印出模糊難看甚有累世不知加添日曬舂杵擣動直至印池黏黐枯堅甚如磚板而壞不可修理而竟廢棄也其添油加硃之法將印色擣於印池一隅或另外安置一器以油及硃入於池中將擣印色之牙桊拌和然後以用淡舊印色再拌可也究之於乳鉢中研和更妙

印色三池乾濕

能着者。印色必須三池。用大圖章之一池宜乾。於前所定配合方中。增艾二錢。則少乾而圖章不沾印色。印下則字畫明朗。用小圖章之一池宜濕。於前所定配合方中。減艾二錢則少潤而印文筆筆明顯。若中等圖章之一池則照前原方配合。介於不乾不濕之間可也。

印色宜忌

印色最怕着鐵器。一着鐵則色立變黑。艾立堅硬。如

礡遂成廢物。不可重修用矣。即鐵遇印色。鐵即繡而至爛。不可重磨復利。兩物之相畏忌如此。又不可近火。用火烘作鐔。故惟日曬。

印章源流

印章者。本諸周禮之璽節。鄭氏謂如斗檢封者是已。漢志書凡六體。曰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謂繆篆。爲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三代之制失傳無攷。維秦印朱文。漢印徑寸。皆白文。今朱文則追泰。白文是師漢也。魏晉唐宋元明官印私印。玉與

金銀之外。大都撥蠟鑄銅爲之。或用花乳。壽山。青田。等石。至於鐫刻章法。其文參差雜合。大小麤細。各有源流正變。妙處不同。元松雪居士趙孟頫子昂。貞白先生吾衍子行。善學秦漢篆。林首推子行著學古編。爲後學津梁。有明。筋骨推蘇嘯民。純粹推文壽承。丰姿推汪杲叔。樸實推顧雲美。外及李蔡何歸。莫不宗之。而刀法含昆吾。則無從焉。

摹印發明

摹印之道。有三重焉。首重篆文。次重章法。再次刀法。

能於此研精講究則不失之於好奇而杜撰矣。凡欲奏刀。先須通達六書。蓋以篆入印。改點畫則背六書。泥點畫則無結搆。故點畫悉稽許祭酒說文。章法一遵秦漢印。一字中。上下兩旁照應。一印中短長肥瘦。大小疎密斜整參差。邊旁配搭。頓放結構。極經營調劑之巧。而不害篆籀之體。仍秩然不紊。明斯章法。而奏刀有則。游刃於虛。務使直不嫌偃。曲不嫌軟。粗不嫌肥。細不嫌弱。軋不嫌混。離不嫌孤。秀不嫌佻。勁不嫌板。得篆之神。采奕奕生動。更得一種沉雄卓犖之

概與恬靜猶夷之趣如活虎生龍鮮花明月庶爲作
手若輕浮枯寂滯澁癡肥重複呆笨扭捏增損怪僻
穿鑿不可以登鐵筆之堂矣明李南屏太初何震精
焞文彭近如上洋張學之旋臨川或蒼古或秀勁練
川張紫庭不假配合天趣自呈陳芷洲雕鏤得心一
時名重宗叔志甯諱材號半谿山人邑諸生工詩文
宗匠嵩公名貴廷中洲分衡文之任歷幕山左滇黔
篆兼法王若霖先生摹印則問途於陳芷洲時多青
出於藍之譽嗣製印譜直追趙吳興楊南仲王元章

文二橋楊傑爲世所珍。

合銀硃錠法

血竭一兩加新紅四錢硃砂七錢水飛去上面黄漂底下黑脚曬乾重磨凡用研淨硃一兩用膠四錢膠化如麺糊厚於鍋碗内下膠或膠四硃六亦可以畫家口訣云紅不紅膠不濃也但膠太重用於書上後多剥落太輕則沾污他處其合須照丹鉛摠錄合墨之法彼云要烟細此要硃細膠要新搥要熟藥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方爲得之然後指頭醮油撳之相

和。即取起於手根內揉捏純熟堅固爲度捏成硃錠。或刻有印板印之。手根手心上。亦須用油。弗使沾硃印板上或以金箔。或以乾硃着底。則不黏污印板。易於脫出。且顏色鮮明奪目。

製膠法

每廣東黄明牛皮膠一兩。用秦皮梔子皂角各二分。巴豆二粒去皮。同煎汁。化膠和硃。若合石青石綠雌雄黄錠亦如合硃之法。硃砂形似箭頭者良。石青形似梅花片。石綠蝦蟇背。雄黄通明似鷄冠者佳。銀朱

黄色之極俟佐近日摻入小粉者不堪用。

水飛朱砂等法

朱砂以擂乳鉢中研極細用極清膠水同清滚水傾入盞內少頃將上面黃色者撇一處曰標中間紅而且細者是好砂又撇一處最下色深而麤者可爲硃襯刷底也凡欲水飛者皆如此作三種分撇石青有一種堅不可碎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細如泥墨多麻者亦用此法石綠質堅先以鐵槌擊碎再入乳鉢

抳金

先將素盞稍抹膠水。將枯微金箔。以食指剪去指甲。醮膠一一粘入。用指團團摩擦。待乾粘碟上。再將清水滴許。搨開。屢乾屢解。以極細為度。若膠水畧多。則金浮起。不容細抳。只以濕而可粘為候。再用清水。將指上著一一洗淨於碟中。以微火溫之。少頃。金沈。將上黑水盡行傾出。曬乾。碟內好金。臨用時。稍稍加極清薄膠水調之。不可多。多則金黑無光。又法將肥皂核內剝出白肉。鎔化作膠。似更輕清。

收藏字畫書冊碑帖法

收藏當於壯丹開之際或暑後必有燥天此時正是梅雨未至而曬取極燥書入櫝中畫入櫥內以紙封門縫及周隔小縫隙令不通風不入蒸濕之氣若着色之畫見日烈曬則易變色須倒捲放鬆於無日照處晾之俾燥風透入自然乾燥凡字畫晾過必須緊捲之庶免壓縐之虞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故臺曰芸臺窗曰芸窗編曰芸編夫芸香艸也俗名七里香爾雅翼謂類豌豆叢生其葉極芬秋後葉間微白如

粉。採置蓆下。能去蚕蝨。非楓脂白膠香也。頗難覓。不若樟腦爲便。書櫝若以香樟木造成。可不生蠹。

書櫝

士人出遠。雖淹貫古今。不免携帶書籍。以資查核。凡書。大抵皆用箱箧。若西北車馬陸路。頻孳動搖。必致釘浮板裂。擦損遺失。故惟用氈裹袱包。上下板夾。繩綑緊結。方可無虞。若東南水鄉。舟楫可通者。竹木等箱裝。亦無碍。但欲取以觀看。必要直翻箱底。一箱移動。書既難爲。人亦費手。故予以木製書櫝。大小如世

用竹箱樣。則便肩挑過載。中用板作兩層。置書於中。取看殊易。櫃門如大畧文奩式。或嵌或揷。仍可封鎖。此製最妙。即家用書橱。亦如此製。下一口有腳。可以着地。上一口無脚。以疊于下一口之上。目視似乎一口高橱。若欲移置他室。祗須扛橱。書則無事搬翻。殊爲惜書之一法。

書燈

青藜夜照。豈易遭逢。映雪囊螢。亦非常計。升高隨月。鑿壁借光。雖云貧士留爲。總屬偶然。古寔夫焚膏繼

晷。三更燈火。學者所必有事也。故讀書之燈不可不爲講究。其製亦必須省而無弊爲得。夫用麻油。可無烟而不損目。但價貴而易乾。非寒儒所能常辦。因録價廉物美之法。每香油一斤。入桐油二兩和之。則難乾矣。且可辟鼠免耗。再以鹽少許置燈盞中。油可益省。以生薑擦盞邊。則不生洋暈。燈草用蘇木同煎曬乾。點燈可無灰燼。昔傳以蔓青罌粟紅花作油。每斤入桐油三兩。可以省油。余以爲多事反費。不若此方之便易可爲也。

書窗

讀書之所。若非窗明几淨。筆硯精良。何以俾胸襟開朗。文情奮發。然窗欲明亮而必用玻瓈水晶。非富貴華靡。豈肯爲此。即棹綉紗格。螭殼雲母。亦僅一時悅目。久則變色沾塵。且又不耐風雨。總不若紙糊之明朗便易也。所以官署中。及蓮幕書房。無不用紙。即京都公館客寓。莫不皆然。然紙必須油。方可經雨不破。其造紙訣云。桐三蘇四不須煎。十五草麻去殼研。胡粉一分和合了。太陽一照便光鮮。其法揀潔薄綿料

紙灑濕甑蒸過。然後上油。捲於棍上。外又布捲一層。打數百下。則油勻無迹。紙更堅薄。用以糊窗。

呵凍難書

天氣嚴寒。點水即凍。考場遇之。硯上堆氷。如何作文卷。卷即鹽湯燒酒。冷極亦凍。況燒酒性不和墨。書字白色。不堪悅目。鹽湯當時落筆易沸。污卷日後發潮作爛。惟石灰泡湯。可以免凍。或預磨墨汁。以管裝懸懷中。入場臨用時。再以研細煆黑之鹽。抄少許於硯。然後滴汁。仍以墨錠磨濃用之。然皆壞筆損硯。莫若

以栗子一斤。煎濃湯。盛注藏懐用以磨墨。不至即凍。色又光潤頗佳。供奉　内廷及　軍機處行走大人。往往用此。

科場煮飯

應試士子。儘有性不喜甜。弗食茶點菓品。必須喫飯者。若帶飯冷則不可喫。況秋闈八月。天氣尚熱。宿必味變。務必漸米炊煮。而平素未經習慣。殊為掣肘。且出場難於作文。造飯。分心兩顧。每有費時失事之虞。甚或至於忍饑而成病。必當家中預煮精飯。烈日曬

燥瓶裝。臨考袋帶入場。於銅杓中加水一𤇾頃刻成飯。食量能喫幾許者。其水與飯乾。先在家試煑。較準多少。煮得軟硬恰好。免得場中乾濕失宜。最爲便法。再不惜小費者。以滴花燒酒一杯。置銅杓下點火煑之。省起風爐扇炭。或用白蠟燒之。更無烟煤。

應試古學要畧

凡出賦題。若朝考召試。賦彙上舊題居多。同館課藝。亦云畧備。若學院考試。或出本邑山川形勝人物典實。以及應時景物。如合通省士子。則出通省山

川人物諸題

凡出古體詩題。大約在子史菁華淵鑒齋古文。及昭明文選詩賦上句于居多。騷之以後。不見出以爲題。凡出今體詩題。則路要廣濶矣。一切唐人詩句。俱以爲題。間亦出宋元明人詩句。

學院考古學。大約四題。賦古體詩今體詩。共去三題。其一題。或頌或贊或箴或考之類。惟小零碎耳。若題是擬古。必須按定其時事實。其人口吻。一切後代典故。不可用於篇中。四題全做。固妙。如風簷寸晷。力有

不能。或遇生題。不知題之出處。與其做差。不如寧闕。即做一二題。亦不為不完卷而犯規也。

昔人作賦。貴在典博。今則厭其堆堵板實。惟尚清徹。若近體詩。定制五言排律。或六韻或八韻。古體詩。主司限韻多少不同。自當遵守其命。毋可任意增減。若作賦。秖限韻。並不定句多少。故長短可以自由。總之四五百字足矣。長則做費工夫。謄亦費力。况冗雜太長。恐失檢點。或犯忌諱差誤之處。

考古學。最須敏捷。交卷宜速。遲則收卷諸官。不以為

奇。況在場官吏。俱不耐煩守候答催喧擾自亦忽忙急遽必致失於撿點。謄寫亦不舒徐。以致錯落不工。殿試卷。長大尺二尺五六寸。召試卷長一尺五六寸。上下天地頭去五寸餘。中間紅格。約長尺許。紅印直格六行。行約六分。橫無格眼。謄每行一十七字。字要不長不偏。體須方正。每字約六分光景。與直格作方樣爲合式。但字不可參差長短。橫看有一條布白。方合其式。

啜茶當愼

茶可滌煩療渴。明目益思。見之子史。如陸羽茶經。丁謂茶錄。言之詳矣。然六經無茶字。丹鉛總錄云、茶即古荼字。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郭璞云、早采爲荼。晚采爲茗。葉老爲荈。茶經云、其名有五。一茶。二檟。三蔎。四茗。五荈。今則浙閩江淮皆有。通謂之茶。與古所食。殊不同矣。邇年茶價漸昂。贋貨蜂起。蘇州善人橋數百家。采柳葉。如做茶法。出汁烘焙而市。本州言柳苦寒無毒。治風濕瘡疥肢痛。陶朱公曾稱種柳千樹。可足柴炭。其嫩芽可作飲湯。則知原可代茶。尚

爲無害。無如人性狡黠。貪心無厭。恐人辨識。虎邱石馬衖中數百家。竟以泡過茶葉。重加藥料。做與原茗一色。老少男婦。賴以爲生。網利商儈。每本幾千金。發夥於各州縣收買泡過茶乾積貯。其做回殘茶之散戶。早構做好者交行。仍換茶乾。找餘值以歸。度日。如抱布貿絲年無虛日。所以此時之茶。非實在早春。竟不可飲矣。以早春葉嫩。不可重做故爾。其所用之藥料。乃雌黃。熟石羔。花青。柏枝汁。青魚胆等類是也。其用石黃者。以其性淫。茶葉亦性淫。二淫相合。則晩茶

殘片。變若早春用花青者。亦取其色青豔也。用柏枝汁。取其青香。魚胆水漂。去腥臭而用者。取其味苦也。石黃性毒。經火甚於砒霜。故用石羔以解熱毒。又能使茶有霜頭起而色美也。人常飲之。隱受其禍。若胃虛脾弱。立發嘔吐作酸脹滿腹痛等病。今做回殘茶而漁利之徒。所在多有。凡我烹茶啜茗之士。可不慎而辨之。與其啜殘茶。毋寧飲甘菊、金銀花、蜜炒嫩桑枝、桑葉、五加皮、枸杞嫩芽、蓮鬚、沙蒺藜、梨藕、柿餅、姜棗、洋糖、飴糖、鍋焦等。各適性之所宜而飲之為得也。

日省簿說

太微仙君有功過格。東坡蘇公。遵行推廣。遂盛於世。晦庵朱子。著讀書法。元程敬叔先生。輯讀書功程。本朝陸稼書先生。較訂讀書分年日程。歷任 撫臺於紫陽書院。立功課簿。皆欲學者去邪從正。明體達用。不至坐失歲月。徒悔遲暮之良法美意也。余伯父掄山公。仿仙儒之制而變通之。立日省簿。直書項欵。橫記事爲。其首天時者。欲知氣運之正變。留心趨避而頤養。且徧田家之占候也。次往來者。稽損益之親

疎以覘己之得喪也。次著作者。所以考勤惰。戒無懈也。次居處者。所以謹閑遊杜淫蕩也。次飲食者。所以謹口腹甘淡薄以養神智也。次出入者所以量出納節財流非義不苟取與也。次書信者。所以通神交。相規戒也。至月底用小結。歲終用總結。則一年之舉動行為了如指掌。可以自勉。可以告人。有考核而不致荒精邪僻放縱矣。此省身寡過之良法。存心養性之始基也。

日省簿式

月	日
天時	
往來	
著作	
居處	
飲食	
出入	
書信	

文房肆攷卷八終